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# 错了就改

●4月10日A5版《替开发商贷款却被冻结存款》第一部分“取款时发现存款被冻结”第四段:“孙艳是莱芜市莱钢区一家私企的会计”,“莱钢区”应为“钢城区”。

●4月15日A26版《鲁军止住颓势》第二段:“而重庆队也是前两轮比赛双双告负”,“双双告负”应为“接连告负”。

●4月19日A28版《补时高潮迭起枪手告别冠军》第二段:“但是枪手人狂攻的势头依然不减”,“枪手人”应为“枪手们”或“枪手”。

●4月20日A6版《火场突击 守卫青山》“山火撕开一条口子”部分:“济空的四家运输机开始向黑山大顶上的山火抛投灭火剂”。“四家运输机”应为“四架运输机”。

●4月21日B1版《百年沧桑中的津浦铁路宾馆》“济南开埠百年的见证”第二段:“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”,后一个“臣”字多余应删除。

●4月26日A10版《慈善家张云福这回没辙了》第三段:“今年60岁的张云海是潍坊通用机械厂的负责人”“张云海”应为“张云福”。

●4月26日A16版《义乌交警配价值百万宝马X6》第一段:“属于义务交警大队所有”,“义务”应为“义乌”。

(感谢读者张玉池、刘允辉、周而复始、朱永胜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

李玉美:4月20日A1版《兄退弟进》题目很有创意,图片也很好。不过,把人家外国的权力交接仪式放在我们报纸的头版,是不是不合时宜呀?毕竟市民最关注的还是国内形势。

编辑者说:现在已经进入传说中的“地球村时代”,尤其重大国际事件,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。古巴政权,兄弟交接,东方西方都在关注这个国家的改革。个人认为,这张照片放在头版没什么问题。

张寿辉:4月20日A5版《山师一教师状告国家教育部门,炒作吧?学术抄袭司空见惯,闹出这么大动静,实有炒作之嫌》。

编辑者说:无论法院判决结果如何,不低头,不私了,而以法律的形式与职能部门对簿公堂都是一种勇气可嘉的好事。作为

一名靠学问吃饭的普通大学教师,有什么好炒作的?

段玉文:4月21日A13版解新闻《叩问食品安全三大病症》,详尽真实地揭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及缘由,看了解渴。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破解之术,这就给国人提出一个大大的问号:中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这么难吗?同版“他山之石”介绍美国不论金额大小售假就是犯罪,日本挂羊头卖狗肉逮捕公司负责人,英国一道菜出问题最高罚45万英镑,能这样做还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吗?

编辑者说:4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发文:《4个“大盖帽”管不了一棵豆芽菜》,大概可以折射出问题的根源所在。如果这里有一堆钱,这4个“大盖帽”大概就会抢破头了。

段玉文:4月21日A14版《政府车辆闯红灯撞残

中学生》,一篇迟来的报道!时隔两年的事故今天才公之天下,由此可见邢台县政府捂、压、盖、拖的能力有多大。捂不住了又谈什么“尽快妥善解决”“尊重法律关爱伤者”,如此假惺惺就不脸红吗?

编辑者说:肇事者的真意大概不想拖两年吧,恐怕最想一直拖下去不了了之。至于“尽快妥善解决”“尊重法律关爱伤者”,谁信谁就是傻瓜。

李洪嵩、王来臣:4月25日A4版《高利贷绞索逼死济南一公务员》,郑远征的死凸显学法懂法的重要性,经济社会时代,自己的名字不是随便就签的。另外,高利贷害人,自古以来就有,当根除。

编辑者说:我们的文化里,有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的古训。但有时候,刀是插进去了,可朋友一插

屁股走人,那自己只好把命搭上了。读者说得非常好,法律时代,自己的名字不是随便可以签的。

段玉文:4月26日A8版《一路收到20张罚单》,图片报道很有讽刺意义。20处交警拦截到违法车辆,只是为了罚钱,只要得到钱,管他安全不安全。

编辑者说:开车的明显违法,其实罚款的也属违规。交了钱、车照开,罚款收钱成了政府职能,各类问题只能越积越多,积重难返。

孙风强:4月26日A16版《公厕变酒店》,图文报道很新颖,编辑把厕所和酒店的照片排在一起,太给力了。知情的人去这就餐,会不会恶心?

编辑者说:公厕变成商务酒店,曝光后酒店又变回公厕。角色变换,令人无语。

读者评报

不同声音才是真

4月25日B7版《那个寂寞的三峡反对者走了》,对水利专家陆钦侃,这位从三峡工程拟建开始就坚决反对的学者做了客观详尽的报道,非常感人。国家的大型建设工程,有反对的声音才真实可信,所以,这篇报道难能可贵。

读者 张家善

以独家采访为读者提供思考空间,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目标。正如文中所阐述的:“在现行体制下,基于专业与学识而敢于做少数派的人,是可敬的”。相对还原陆先生情系三峡的一生并反观当下,像陆先生这样敢于恪守、情愿寂寞的人,是不是越来越少了?

记者 石念军

一面之词

4月25日A6版《铁路道口火车撞飞摩托车》第六段说:“火车没有鸣笛,道旁的警示牌也被结婚的喜帖给盖住了,李广彩他们并没有看到不远处的火车”。村支书直接代表死者说话,断言死者没有看到火车,这种解释不客观。

读者 吴敏

24日,记者到匡山头村采访时仔细观察了事发现场的环境。离铁道不足五米的地方,有一座房子,墙角恰好挡住行人的视线。走不到铁道边,根本看不到从北边疾驰而来的火车。而该道口是一个斜坡,摩托车必须加大油门才能穿越道口。所以当地村民及村支书的说法都很肯定。稿子中我们采用的是采访对象的原话。

记者 李强

表述歧义

4月20日A10版《一场误报警引发命案》第四段开头:“刘卫离开后,李艳菊越想越委屈,便打电话给自己的外甥张常星及内弟王向阳”。李艳菊是女性,她不可能有内弟,那可能是张常星的内弟吧?

读者 王来臣

如此细读,谨表敬意。从常识来说,李艳菊是不会有内弟的,表述不够严谨,谢谢王先生!

记者 李文鹏



## 梦想

少年时,梦想自己快点长大如大力水手,把影子印在沙滩上作为见证。总之,地球人都知道了。

拍客 王佳

## 一杯茶

作者: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翻译:韦盖利

突然,一个女孩来到罗斯玛丽身边,问她说:“女士,我可以跟你谈一会儿话吗?”那女孩有一双大眼睛,但身子瑟瑟发抖,像刚从冷水中爬出来的。

“你想跟我说什么?”罗斯玛丽问。

“你,你能给我一杯茶的钱吗?”女孩打着哆嗦。

“一杯茶?”罗斯玛丽心想,当然可以,就冲她那么好听的声音。

“你一点钱都没有吗?”罗斯玛丽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罗斯玛丽心想,在黄昏时分跟这样一个女孩相遇,简直是小说里的情境。她觉得自己应该带女孩回家。于是她说:“走,跟我回家喝茶。”

女孩向后退了一步,脸上现出一丝惊恐的表情,结结巴巴地问:“你不是要送我去警察局吧?”罗斯玛丽笑起来,“我为什么要那么残酷呢?不会。我只是想带你回家,跟你聊聊天。”

饥饿的人是容易跟别人走的,于是她们一起上了车。

没几分钟,罗斯玛丽的家到了。走进豪华的客厅,那个女孩顿时呆了,她从没过过这样的地方。

罗斯玛丽把女孩带到自己宽敞的卧室里。壁炉里的火在燃烧,罗斯玛丽拉过她平常坐的大椅子,放到壁炉前,叫那女孩过去坐。“如果史密斯小姐不介意的话,去呀,看你冷的。不要怕,坐下来暖和一下,等一下我们去隔壁房间喝茶。”

罗斯玛丽帮女孩脱了帽子和大衣,不知应该放在哪里,只好摆在地上。这时,女孩说:“女士,我要昏过去了,再没有东西吃我就

要昏过去了。”

“哦,天呀,我忘了。”罗斯玛丽说着,忙去按铃。一个女仆跑过来,罗斯玛丽吩咐道:“快,来点茶,来点白兰地。”

“但是,你究竟要怎样安排她?”

“对她好,照顾她。我不知道怎样做,我们还没商量,但是……”

菲利普打断了罗斯玛丽的话,“你头脑发热了?你知道,我们不能把她养在家里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这样说,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她养在家里?”

菲利普拿出一支雪茄,慢条斯理地说:“当然有理由,她太漂亮了。”

罗斯玛丽很惊讶,“漂亮?你认为她漂亮?我怎么没想到呢?”

菲利普吸了一口雪茄,继续说:“她实在非常漂亮,不信等一下你仔细看看。我刚才一进房间就被她迷住了。亲爱的,对不起,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坦率,但我想知道,史密斯小姐今晚是不是跟我们一起吃晚饭?”

罗斯玛丽说了一声“荒唐”,生气地走出了书房。但她没有去卧室,而是去了另一个房间。坐在写字桌前,耳边回响着菲利普的“漂亮”、“迷住”。

哼!罗斯玛丽拿出支票本,可是,不用不着支票。她打开抽屉,拿出五元现钞,看了一眼,又把两元放回,攥着那三元去了卧室。

半个小时过去了,菲利普仍然坐在书房里看报纸,罗斯玛丽对他说:“史密斯小姐今晚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,她一定要走,我给了她三元钱。咱们不应该违背人家的意愿,不是吗?”

(本文译自加拿大大二课本)

## 石匠的诀窍

作者:米歇尔·史密斯 翻译:孙开元

我家正在装修,两个小伙子从地板上的一堆石头里挑选着,他们选中了一块巨大的青石,胳膊发颤地抬到他们的师傅面前。这位老者看来一生都在与石头打交道,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疤,关节也比别人粗大。

我注视着这个双手抚摸着石头的老人,因为常年都在太阳下劳作,他的脸庞非常粗糙而且满是皱纹。他抬起头看了看我,微笑了一下。他微笑时的皱纹很深,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。

我是在下班途中遇到这个名叫弗莱德的老人的。当时我看到一群工人正在垒一座石墙。我停下来,问他们谁是工头。一个瘦小的老头自报家门:“我是弗莱德,有什么事吗?”

“很高兴见到你,弗莱德。”我说,“我家想安个壁炉,要在屋里垒一座内墙,你们干这活吗?”

弗莱德很忙,我求了半天,他终于同意了。

过了几天,弗莱德和他的几个伙计来到我家,他们推来几车青石,倒在尚未装修的地板上。小伙子们还带来几袋水泥,几只水桶和其他一些东西,放好后就走了,只留下了弗莱德一个人。

弗莱德蹲在地上去挑选石头,我在旁边弯腰瞅着。“我需要几块齐整的石头做墙基。”他解释说,“越平越好,这块好像不错。”他选中的那块石头正面是平的,可从后面看是圆的。

他把这块石头搬了过来,前前后后看了几遍。几分钟后,他拾起一把锤子和一个凿子,摆好石头,把凿子放在了石头上,选好一个部位,拿起锤子敲了几下,像变魔术一样,这块最大的石头一

分为二裂开了,现在有了两个整齐的平面。就这样,他把一块块石头都修理好后,用水和好了水泥,就把一块块石头仔细地摆在合适的位置上。

一连两天,我都在着迷地欣赏着他的活计。“弗莱德,你怎么这么有本事啊?”我说。

“我喜欢青石,很好用。”他回答。

“这么硬的石头,在你手里怎么就跟切菜一样,你有什么诀窍?”我追问。

他很耐心地答道:“是这样,在下手前,我先要看一看石头的纹路,看到那个地方了吗?”他指了指垒了一半的墙上的一小块空腔。“我需要一小块石头补这块地方。”他又指了指眼前的一堆石头,“这些石头没一块合适的,我就得找一个纹路合适的。”

“看这块。”弗莱德拾起了一块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用的石头。“看到它的纹路了吗?”

我瞅了半天,什么也没看出来。“我看不见,弗莱德。”

他笑了笑,又拿起锤子和凿子,一锤之下,这块怪模怪样的石头马上裂开了,裂下去的一块正好可以放在空隙中。我在旁边都看呆了。

没过几天,这座石墙垒好了,墙面平整如镜。

弗莱德是我见到的最好的石匠,他不把工作当成苦差事,而是能化难为易。他会先做一番研究,知道怎样把大“石”化小,最终得心应手地使用。我从中也学到了一个道理:解决难题的办法并不难,只要研究透它,找到它的“脉络”,就能慢慢解决——每次只要一点点。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  
邮箱:lihaobing@qlwb.com.cn